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狄德罗哲学选集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非外借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狄德罗哲学选集

江天骥 陈修斋 王太庆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德罗哲学选集/(法)狄德罗著;江天骥,陈修斋,
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哲学)

ISBN 978-7-100-13570-2

I. ①狄… II. ①狄… ②江… ③陈… ④王…
III. ①狄德罗(Diderot, Denis 1713-1784)—哲学思
想—文集 IV. ①B56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999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狄德罗哲学选集

江天骥 陈修斋 王太庆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570-2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39.00元

本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组织翻译的。其中“哲学思想录”、“哲学思想录增补”、“对自然的解释”等篇是陈修斋翻译，王太庆校阅的；“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达朗贝的梦”、“谈话的继续”等篇是王太庆翻译，江天骥校阅的；“拉摩的侄儿”是江天骥翻译，陈修斋校阅的。翻译时根据的是阿赛札(J. Assézat)所编的《狄德罗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巴黎伽尔尼耶兄弟出版社(Garnier Frères, Libraires-Editeurs)1875年版第一、二、五卷，也曾参考了Jean Varloot: Diderot—textes choisis; J. S. & J. Kemp: Diderot, Interpreter of Nature; 以及“拉摩的侄儿”的法文单行本和歌德所译该书的德文译本等。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目 次

哲学思想录.....	1
哲学思想录增补	40
对自然的解释	60
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	125
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	132
达朗贝的梦.....	149
谈话的继续.....	207
拉摩的侄儿.....	217



哲学思想录

(1746)

谁读这个？

——柏尔修讽刺诗第一首第二行

我写到上帝；我不打算有多少读者，而只切望有几个人赞成。如果这些“思想”使任何人都不喜欢，它们就只能是坏的；可是如果它们使所有的人都喜欢，我就认为它们是可憎的了。



人们无穷无尽地痛斥情感；人们把人的一切痛苦都归罪于情感，而忘记了情感也是他的一切快乐的源泉。因此，情感就其本身性质说，是一种既不能说得太好也不能说得太坏的因素。但使我感到不平的是人们总是从坏的方面来看情感。如果有人说了一句话对理性的敌人有利，人们就以为伤害了理性了；可是只有情感，而且只有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如果没有情感，则无论道德文章就都不足观了，美术就回到幼稚状态，道德也就式微了。

二

情感淡泊使人平庸。如果当问题在于保卫祖国的时候,我去抵抗敌人,我就只是一个通常的公民。如果一位朋友的死亡使我眼看着自己的死亡,我的友谊就只是一种瞻前顾后的友谊。生命对我如果比情妇更宝贵,我就只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情人。

三

情感衰退使杰出的人失色。一勉强就消灭了自然的伟大和力量。你看这棵树;多靠它的枝叶茂密,你才得到它的清凉宽广的浓荫:你可以一直享受到冬天来到,凋尽它的绿叶。当迷信完成了使气质衰老的工作时,诗歌,绘画、音乐中就再没有出色之处了。

四

会有人对我说,那么有强烈的情感倒是一种幸福了。是的,如果一切情感都和谐一致,当然是这样的。要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充分的和谐,而又不要顾虑凌乱。如果希望为恐惧所制约,好体面为爱生命所制约,贪图快乐为关心健康所制约,你就既看不到放荡的人,也看不到冒失鬼,也看不到懦夫了。



五

有意摧残情感，是绝顶的蠢事。一个像疯子一样折磨自己的虔信者，打算什么也不向往，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感受，如果真做到这样的话，结果将变成一个真正的怪物完事，这才是好打算！

六

一种品质，在一个人身上成为我尊重的对象，能不能在另一个人身上成为我轻视的对象呢？当然不能。不以我的一时之见为转移的真理，应该是我的判断的准则；我绝不会把我在那个人身上当作一种德性景仰的品质看成这个人身上的一种罪恶。我会不会认为，虽则自然与宗教应该一视同仁地管理一切的人，却只有某些人可以作出完美无疵的行为呢？更加不会；因为他们这种专有的特权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如果巴柯谟^①和人类断绝交往而把自己埋在孤独之中是对的，就不能禁止我模仿他：我一模仿他，就应当算是和他一样有道德的；我看不出为什么成百的别人就不能有同我一样的权利。可是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多么奇怪的景象：整个省份的人，因为害怕社会的危险，就散居在森林之中；居民们都为了修成圣者而过着野兽一样的生活；在各种社会情爱的废墟上竖起了



^① 巴柯谟，四世纪初时隐修士清规的创立者。——译者

千百根圆柱；出现了一个柱居人^①的新民族，为宗教而剥夺了自己的自然感情，不再做人而装成塑像，以便做真正的基督徒。

七

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叫喊！什么样的呻吟叹息啊！是谁把这些痛哭流涕的死尸都关在这些牢狱中的呢？这些不幸的人都犯了什么罪呢？有一些用石块捶打着自己的胸部；另外一些用铁爪子撕裂着自己的身体；大家眼睛里都有着悔恨、痛苦和死亡的神情。是谁罚他们受这些苦的呢？……是他们触犯了上帝……那么这上帝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位充满了善心的上帝……一位充满了善心的上帝竟会欢喜把自己浸在眼泪里！这些恐怖不会伤害他的仁慈吗？如果有些罪犯必须使一个暴君的狂怒平息，他们还能再多做些什么呢？

八

有一些人，不应当说他们敬畏上帝，但是很可以说他们是害怕上帝的。

^① 柱居人即住在圆柱上的人。古时有些隐修士，为了与世隔绝，就独自住在一根圆柱顶上修行。——译者

九

就人们为我描绘出的最高实体的形象看来,就他易怒的倾向看来,就他报复的严酷看来,就表示他任其覆灭与肯加救援的人数比例的某些比较看来,最正直的人是会倾向于愿他不存在的。如果人能得到相当的保证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么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会相当平静的:认为上帝不存在的思想,从不曾使任何人感觉恐怖,但是认为有一个像人们为我描绘的那样上帝存在的那种思想则大为不然。

十

不应该把上帝想像得太好,也不应该把他想像得太坏。公道存在于过分的仁慈与残酷之间,有限的受罪也同样存在于免罪与永恒的受罪之间。

十一

我知道,对那些迷信的阴暗观念,一般是赞成的多而遵从的少;有一些信徒就并不认为要热爱上帝就必须痛恨自己,要虔信宗教就必须在绝望中过活:他们的虔信是愉快的,他们的智慧是非常有人性的;可是俯伏在同一祭台脚下的人们之间的这种感情上的差别,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难道虔诚也遵从这该死的气质的法则



吗？啊！怎么能否认气质呢？气质在一信徒身上的影响只是表现得明显了。他照着他的心情，或者看到一个爱报复的上帝，或者看到一个慈悲的上帝，或者看到地狱，或者看到敞开的天堂；他或者怕得发抖，或者燃烧着爱；这是一种大冷大热的冷热病。

十二

是的，我是主张迷信比无神论对上帝更有害的。普鲁泰克说：“我宁愿人们认为世界上从来没有普鲁泰克存在过，也不愿人们认为普鲁泰克是不公正的，易怒的，反复无常的，妒忌的，爱报复的，并且是那样使人不快的。”

十三

只有自然神论者可以和无神论者对抗。迷信者是无能为力的。他的上帝只是一个想像的东西。除了关于物质的困难之外，他还要碰到由他的概念的错误的产生的一切困难。对一个万尼尼来说，一个柯某，一个莎某，将比世界上所有的尼古拉们和巴斯噶们更麻烦一千倍。^①

^① 万尼尼(1585—1619)，意大利无神论哲学家，以“无神论罪”于1619年被烧死。此处的柯某和莎某系指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柯特华兹和莎夫兹柏利。尼古拉(1625或1628—1695)，道德家及神学家，有名的“道德论”的作者。巴斯噶(1623—1662)，有名的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为基督教作辩护的“思想录”。——译者



十四

巴斯噶有正确之处；但是他胆小而且轻信。他是有才华的作家和深刻的理论家，如果不是天意把他交给了那些由于自己的怨毒而牺牲了他的才能的人，他一定可以阐明这个宇宙。如果他能让当时的神学家们去负责解决他们的争端；如果他能充分利用他从上帝得来的智能，献身于追求真理，毫无保留并且不怕冒犯上帝，尤其是如果他能拒绝让那些其实不配做他学生的人做老师，那该多好！天才的拉·莫德说拉·丰丹的话，也很可以用在巴斯噶身上：认为亚尔诺、德·沙西和尼古拉比他好些，是相当愚蠢的。

十五

“我告诉你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世界的永恒性并不比一个心灵的永恒性更不合适；因为我不能设想，运动虽然这样好地具有着守恒的品性，却如何产生出宇宙来，而为了要解除这一困难，就来假设一个我更不能设想的东西的存在，这是可笑的；如果物理世界范围内所表现出的那些奇事显得有某种智慧，那么在道德世界范围内统治着的无秩序就把全部的天意化为乌有了。我告诉你，如果一切都是一个上帝的作品，那么一切就都应该是不可能更好的：因为如果一切不是不可能更好的，那就是上帝无能或有恶意了。那么，我对他的存在不甚明了，也就是最好的了：既是这样，我又要你们这些启迪干什么呢？如果也同样证明了整



个的恶也不失为一种善的源泉；证明了布利丹尼古斯这个最好的王子死了是好的，而尼隆这个最坏的人统治国家也是好的^①；那么怎么样可以证明不用同样的方法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呢？容许罪恶以便显示德性的光芒，这样只有一点很不足道的好处，而弊病却是很实在的。”无神论者说，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反驳；你们将如何回答呢？……“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我如果丝毫没有要畏惧上帝的地方，我就不会打击他的存在。”这话让夸夸其谈的人去说吧：这话可能触犯真理；礼貌也不容这样说，并且这话显得缺乏仁爱。因为一个人犯了不信上帝的错误，难道我们就有理由伤害他吗？只有当缺乏证明的时候，才求援于詈骂。在两个辩论者中间，要是一百人都打赌说某一个人错了，那个可能错了的人也会动怒的。曼尼普^②曾对尤比德说：“你不回答而大发雷霆，那么你是错了吗？”



十六

有一天有人问一个人是否有过真正的无神论者。他回答道：你相信有过真正的基督徒吗？

① 布利丹尼古斯是罗马皇帝格老地的儿子，尼隆是格老地的养子，继他的位做罗马皇帝。布利丹尼古斯是被尼隆毒死的。——译者

② 曼尼普，希腊哲学家，纪元前三世纪时人，犬儒派。——译者

十七

全部形而上学的胡扯,都抵不过一个“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论证。要服人,有时只要唤醒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感觉就行了。有人就曾用一根棍子,为庇罗派的人证明他否认自己的存在是错了。加尔都士^①手里拿着手枪,就可以给霍布士一个同样的教训:“不拿钱来就拿命来;这里只有咱们俩,我比你强,咱们之间不是什么公道问题。”

十八

无神论所受到的巨大打击,并不是出于形而上学者之手的。要动摇唯物主义,马尔布朗士和笛卡儿的那些卓越的沉思,还不如马尔丕基^②的一个观察适当。如果说唯物主义这一危险的假设在我们今天已经摇摇欲坠,荣誉是应该属于实验物理学的。只是在牛顿、穆申勃洛克^③、哈特措克^④和纽文蒂特^⑤的作品中,人们才找到关于一个具有最高智慧的实体的存在的充足证据。多亏这些伟大人物的工作,世界才不再是一个神,而是一架机器,有它的齿轮、

① 加尔都士,十八世纪时法国著名的盗魁。——译者

② 马尔丕基(1628—1694),杰出的意大利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译者

③ 穆申勃洛克(1692—1761),荷兰数学家。——译者

④ 哈特措克(1656—1725),荷兰哲学家和光学家。——译者

⑤ 纽文蒂特(1654—1718),荷兰数学家。——译者



缆索、滑车、弹簧和悬摆。

十九

本体论的那些精细推论，至多只是使人成为怀疑论者；只有对自然的认识，才使人成为真正的自然神论者。单单细菌的发现，就消解了无神论的一个最有力的反驳。不管运动是物质的本性，还是物质的偶然性质，我现在已深信它的结果最后在于发展：一切的观察都向我指明，单单腐烂是不会产生任何有机物的；我可以承认，最卑微的昆虫的机构是和人的机构一样奇异的，我也不怕人们由此推论说分子的一种内部活动既然能产生昆虫，似乎也就产生了人。如果有一位无神论者在二百年前提出一个看法，认为也许有一天会看到一些人完全成形地从地心中冒出来，就像我们看到一群虫子从一块发臭的肉中孵化出来一样，我倒很想知道一个形而上学者是如何回答他的。^①

二十

我曾试用经院学派的烦琐推论去反对一个无神论者，结果是徒然；他甚至就从这些推论的弱点中取得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驳理由。他说：“人们已为我把许许多多无用的真理证明得无可争辩

^① 这里狄德罗是指勒地关于昆虫的生殖的实验，正如前一条中的意思一样，他在这里是想谈由于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两种奇异的仪器的发明而获得的那些发现。——全集编者原注

